

御製律呂正義



卷八十三  
之八十四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三

樂制考六

隋

唐



文帝開皇元年。放散樂。禁雜戲。

隋

初齊主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及帝受禪。太常卿牛宏奏放遣之。九年。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樂。詔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還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

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宏不精音律。夔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夔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泝泝和雅。與我心會。夔因奏止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鐘律。帝詔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請以水尺爲律。帝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夔又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

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宏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請皆停之。乃詔宏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叅定。寶常聽太常所奏。泣然泣曰。樂聲滛厲而哀。天下將敗。後其言皆驗。

隋書音樂志。高祖旣受命。定令宮懸四面。各二簾。通十二罇。鐘爲二十簾。簾各一人。建鼓四人。祝敔各一人。歌琴。瑟。簫。筑。箏。擗。箏。臥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

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篳篥篪塤。四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懸篳篥。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樹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五色漆。畫天神懸內加雷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歌鐘一虞。磬一虞。各一人。歌四人。兼琴瑟簫笙竽橫笛。篪塤各一人。其漆畫及博山流蘇樹羽。與宮懸同。登歌人介幘。朱連裳。烏皮履。宮懸及下管人。平巾幘。朱連裳。凱樂人。武弁。朱禱衣。履鞮。文舞進賢冠。絳紗連裳。帛內單。阜領袖襪。烏皮鞮。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禱衣。烏皮

履。三十二人。執戈龍楯。三十二人。執戚龜。二人執旂。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二人執鏡。二人執錡。四人執弓矢。四人執殳。四人執戟。四人執矛。自旂以下。夾引。並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

皇帝宮懸及登歌。與前同。應漆者。皆五色漆畫。懸內不設鼓。

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罇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其登歌去兼歌者減三人。其篳篥金三博山。樂器漆者。皆朱漆之。其餘與宮懸同。

大鼓。小鼓。大駕鼓吹。並朱漆畫。大鼓加金鐻。凱樂及

節鼓飾以羽葆。其長鳴中鳴橫吹。皆五采衣。幡緋。掌畫交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工人。阜地。芑文。金鉦。擗鼓小鼓中鳴。吳橫吹工人。青地。芑文。凱樂工人。武弁。朱構衣。橫吹。緋地。芑文。並爲帽袴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內宮鼓樂服色。皆准此。

皇太子饒。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大鼓小鼓。無金鐃。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緋袴褶。金鉦。擗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袴褶。饒

吹工人。武弁。朱構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

正一品饒。及節鼓。朱漆畫。飾以羽葆。餘鼓吹。並朱漆。長鳴中鳴。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蹲獸。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橫吹工人。紫帽。赤布袴褶。金鉦。擗鼓小鼓中鳴工人。青帽。青布袴褶。饒吹工人。武弁。朱構衣。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三品以上。朱漆饒。飾以五采。騶哄工人。武弁。朱構衣。餘同正一品。四品饒。及工人衣服。同三品。餘鼓。皆綠沈。金鉦。擗鼓大鼓工人。青帽。青布袴褶。

侍郎顏之推請因梁國舊事。考用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國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宏。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耶。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宏等下。將罪之。諤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

案南北朝時。兵革不息。禮樂淪亡。梁武知音。粲然

有作。雖異代承用。而梁祚不永。顧與功成作樂之義。失之遠也。隋高祖謂受命七年。乃樂府猶歌前代功德。欲罪太常官。豈知禮樂必百年而後興耶。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為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鷄識。

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籥。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

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宮。應用林鐘爲宮。乃用黃鐘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二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及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

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案今樂府黃鐘。乃以林鐘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鐘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鐘宮。以黃鐘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

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爲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已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元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議惟取黃鐘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篋簞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

案八十四調之說。始自鄭譯。前此未之聞也。譯之所演。由於蘇祗婆。其言根據乎左氏之七音。尙書之七始。與淮南子五聲二變之義。不謀而合。而萬寶常懸。八用七之說。直心解而神悟焉。夫豈人巧所可至也。且西域字音雖別。而五聲二變之節則同。一均之中。自成七調。推演其調。以應十二律。律有七聲。十二律。合八十四聲。此可見天地元氣之流通。無間於西域中原矣。

平陳獲齊宋舊樂。牛宏因鄭譯之舊。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爲宮。雅樂每宮但一調。惟迎氣奏五調。謂之

五音。纓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爲次。高祖猶憶安言。注宏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鐘一宮而已。於是牛宏及姚察許善心劉臻通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曰。按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元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鐘。終於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以黃鐘爲宮。十二月以大呂爲宮。正月以太簇爲宮。餘月倣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

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鐘。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鐘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鄭元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惟韓詩曰。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說。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旣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爲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

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於夾鐘。餘方各以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於夾鐘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鄭元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惟韓詩曰。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說。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已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旣多。故得隸於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爲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其奏大抵如此。帝並從之。故隋代雅樂。惟奏黃鐘一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

無覺者。宏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鐘。宏等采肅統以取正焉。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初後周故事。懸鐘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鶉及駟七位

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為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懸之。宏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鐘磬。半之為堵。全之為肆。鄭元曰。鐘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簋。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

漢成帝時。犍爲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懸八之義也。懸鐘磬法。每簋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又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爲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南向。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鐘次之。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則徹北面而加。

鉦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用靈鼓。靈鼗。宗廟用路鼓。路鼗。各兩設在懸內。又準儀禮宮懸四面。設鈔鐘十二簋。各依辰位。又甲景庚壬位。各設鐘一簋。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簋。共爲二十簋。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廂同作。蓋取毛傳詩云。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鈔鐘。據儀禮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鈔。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鈔相生擊之。聲韻克諧。每鈔鐘建鼓各一人。每鐘磬篋簋各一人。歌二人。執節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每鐘簋竽笙簫笛

壘篪各一人。懸內祝。敵各一人。祝在東。敵在西。二舞各八佾。樂人皆平巾幘。絳禱衣。樂器並采周官參之。梁代擇用其尤善者。其篨篥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羽流蘇。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廂別各有祝敵。既同時。戛之。今則不用。又周官大司樂為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則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又周禮王出奏玉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

立名。皇帝出入。皆奏皇夏。羣官出入。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惟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宮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法。準禮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廟之歌。懸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漢代。獨登歌者。不以絲竹亂人聲。近代以來。有登歌五人。別升於上。絲竹一部。進處階前。

此蓋尙書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之義也。梁武論樂以爲登歌者頌祖宗功業。檢禮記乃非元日所奏。若三朝大慶百辟俱陳。升工籍殿以詠祖考。君臣相對便須涕洟。以此說非通。還以嘉慶用之。後周登歌備鐘磬琴瑟。階上設笙管。今遂因之。合於儀禮荷瑟升歌。及笙人立於階下。間歌合樂。是宴飲之事矣。登歌法十有四人。鐘東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箏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執節七人。並坐階上。笙竽簫笛壎篪各一人。並立階下。悉進賢冠絳公服。斟酌古今。參而用之。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

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惟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鮑鄴謂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旣已分樂。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乃至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君人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又文舞六十四人。並黑介幘。冠進賢冠。絳紗連裳。內單阜襍領。襪裾。革帶烏皮履。十六人執翬。十六人執帔。十六人執旄。十六人

執羽。左手皆執籥。二人執燾。引前。在舞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並服武弁。朱禡衣。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金錔二。四人輿。二人作。二人執饒。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夾引。並在武人數外。衣冠同舞人。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高祖曰。不須象功德。宜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卽周官所謂

樂出入奏鐘鼓也。又魏晉故事。有矛俞弩俞。及侏儒導引。今據尚書。宜云干羽。禮文稱羽籥干戚。今文舞執羽籥。武舞執干戚。其矛俞弩俞等。蓋漢高祖自漢中歸。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旣非正典。悉罷不用。十四年三月。樂定。牛宏等奏曰。自金陵建社。朝士南奔。與中原隔絕。三百年于茲矣。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其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辭三

十首。詔並令施用。見行者皆停之。其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者。並皆禁約。務存其本。

案牛宏議樂事。上言。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生。夏土不相。

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有十二。今直為黃鐘一均。惟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旋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鐘一均也。其論甚善。文帝獨用黃鐘。惑於何妥之說也。後宏極論六十律之謬。帝雖善之。終不見諸施行云。

先是高祖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史省。盧思道等。

列清廟歌辭十二曲。令齊樂人曹妙達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禮畢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宏等但改其聲合於鐘律。而辭經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壽元年。煬帝初爲皇太子。從享太廟。聞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靡。不足以述宣功德。請更議定。於是制詔牛宏柳顧言許善心虞世基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曲。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

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既獻。奏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

煬帝詔以禮樂之事。總付秘書監柳顧言。少府副監何稠。著作郎諸葛穎。秘書郎袁慶隆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辭。亦並依舊。惟新造高祖廟歌辭九首。今亡。又遣秘書省學士。定殿前樂工歌十四首。又詔博訪知鐘律歌管者。時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羅

漢常保金等。雖知操弄。雅鄭莫分。然總付太常。詳令刪定。議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宮調。黃鐘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調。姑洗也。一十三曲變徵調。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一十三曲變宮調。應鐘也。其曲大抵以詩爲本。參以古調。漸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乃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六年。顧言等又奏宮內四時祭享。還用太廟之樂。歌功論德。別製其辭。七廟同院。樂依舊式。又造享宴殿庭宮懸樂器。布陳篋虞。大抵同前。而於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

又設十二罇鐘。別鐘磬二架。各依辰位爲調。合三十六架。至於音律節奏。皆依雅曲。高祖時。宮懸樂器。惟有一部。殿庭宴享用之。平陳所獲。又有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於樂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廟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宴享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人。顧言又增房內樂。益其鐘磬。奏議曰。房內樂者。主爲皇后絃歌諷誦而事君子。故以房室爲名。燕禮鄉飲酒禮。亦取而用也。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文王之風。由近及遠。鄉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旣

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元曰。燕樂。房內樂也。所謂陰聲金石備矣。以此而論。房內之樂。不獨弦歌。必有鐘磬也。內宰職云。正后服位。詔其禮樂之儀。鄭元云。薦撤之禮。當與樂相應。薦撤之言。雖施祭祀。其出入賓客。理亦宜用。請以歌鐘歌磬。各設二簋。土革絲竹。並副之。并升歌下管。總名房內之樂。女奴肄習。朝宴用之。制曰。可。於是內宮懸二十簋。其罇鐘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餘飾並與殿庭同。皇太子軒懸。去南面。設三罇鐘於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編鐘三處。編磬三處。共

三罇鐘為九處。其登歌減者二人。篋虞金三博山樂器。應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宏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按漢魏以來。並施於宴享。請並在宴會。與雜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及大業中。煬帝乃

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樂器。創造大備。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造。皆被於史籍。屬晉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其樂器有鐘磬琴瑟擊琴琵琶

琵琶篳篥箏箏節鼓笙笛簫篴塤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五人。

按隋文帝考定樂律。雖訖無成功。然復雅樂而去淫聲。則猶不悖於古也。自煬帝競爲新聲。導欲增悲。漫無紀極。古樂於是乎掃地矣。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篳篥之徒。並出自西域云。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

散。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閻。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舉時爭相慕尚。高祖病之。天竺二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卽其樂焉。

康國。起自周代。帝娉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

禮畢者。本出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爲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剥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蓋秦角觝之流者也。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聲聞數十里。火光燭天。百戲之盛。振古莫比。故事。天子有事於太廟。備法駕。陳羽葆。以入於次。禮

畢升車而鼓吹並作。開皇十七年。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如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禮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宏禮教。自今以後。享廟日。不須設鼓吹。殿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諸祭。並依舊。其王公以下。祭私廟日。不得作音樂。至大業中。宴享仍設鼓吹云。

開皇初。詔太常牛宏。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宏。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時爽年老。以白衣見高祖。授淮州刺史。辭不赴官。因遣協律郎祖孝孫。就其受法。宏又取此管吹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鐘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行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水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

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爲玉尺。見鐵作。名爲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至仁壽四年。劉焯上啟東宮。論張胄元歷。兼論律呂。其大旨曰。樂主於音。音定於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諧。度律均鐘。於是乎在。但律終小呂。數復黃鐘。舊計未精。終不復始。故漢代京房妄爲六十。而宋代錢樂之。又更爲三百六十。匪直長短失其差。亦自管圍乖其數。又尺寸意定。莫能詳考。旣亂管絃。亦乖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發。其黃鐘管六十三爲實。以次每律減三分。以七爲寸法。

約之。得黃鐘長九寸。大簇長八寸一分四釐。林鐘長六寸。應鐘長四寸二分八釐七分之二。其年高祖崩。煬帝初立。未遑改作。事遂寢。其書亦亡。大業二年。乃詔改用梁表律。調鐘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爲合古。其制度文議。并毛爽舊律。並在江都淪喪。開皇九年。平陳後。牛宏辛彥之鄭譯何妥等。參考古律度。各依時代制黃鐘之管。皆徑三分。長九寸。度有損益。故聲有高下。圓徑長短。與度而差。故容黍不同云。

萬寶常水尺。律母黃鐘。容黍一千三百二十。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飛灰。應每月所候。又爲輪扇二十四。以測二十四氣。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其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

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宏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著於篇。名曰律譜。其律大業末于江都淪喪。

按候氣之說。昔人言之。而後人屢試。卒無驗者。辨在問答中。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鐘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歷

之數也。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自古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日建律。皆依此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亦以次從。以考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自黃鐘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其數皆取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卽各律之長也。修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之次也。

按三百六十律之法。可謂密矣。然拾京氏六十律之餘巧。而不能出古人十二律之範圍。此特逞其臆智。而無益於音律之實用者也。

唐

高祖武德九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唐受隋禪。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邊鄙之音。乃命祖孝孫協律郎竇璡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爲之折衷。初隋得陳山陽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瑄飛灰。順月皆驗。爽時年老。牛宏奏孝孫從其受律。依京房舊法。推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明六之有三百六十音。還相爲宮。諸儒論難。竟不施用。帝卽位。孝孫漸見親委。奏請作樂。從之。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

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奏雅樂。

孝孫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呂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司馬光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

于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于身。興于閨門。著于朝廷。被于鄉遂。比鄰。達于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上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至是年更製歌詞。名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

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十四年。定廟樂。

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宏農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八座議。皇祖宏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三廟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定太宗廟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太宗廟樂。請名崇德之舞。文德皇后廟。停光大之舞。

高宗上元三年。詔太廟奏九功舞。

九功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苑。太宗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冬至享醮。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偕奏于庭。是年詔惟園丘方澤太廟乃用。餘悉罷。

儀鳳三年。幸九成宮。奏破陣樂。

初朝會常奏破陣樂。帝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至是

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久廢。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歎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耶。羣臣皆稱萬歲。萬石又奏。爲國家者。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有文事之象。用二舞時。請先奏神功破陣樂。從之。

宏道元年。有事于嵩山。詔議樂。

時破陣慶善二舞。每奏。上皆立對。上將封嵩山。詔禮官議。太常博士裴守真議曰。二舞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觀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于樂舞別申嚴敬。臣議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諸臣並從守真議。會封禪事。停不行。而此後立觀之禮。竟如守真言止。

元宗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宜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延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

經術。邇端士。尚樸素。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作龍池樂。

上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及卽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

六年。定睿宗廟樂。

高宗廟樂以鈞天名。中宗廟樂爲太和之舞。而睿宗奏景雲之舞。

二十九年。更定祖宗酌獻之舞。

太常奏。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

天寶元年。定享元元皇帝樂。

命有司定元元皇帝廟告享所奏樂。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一之樂。

涼州獻新曲。

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之。寧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形於音聲。見於人事。臣恐後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上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聲有悞者。上必覺而正之。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上幸驪山。楊

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上又好羯鼓。而寧王憲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上常言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羌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雉殺。特異衆樂。

肅宗乾元元年。詔太常考試鐘磬。

上以太常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音。或有不調。謂于休烈曰。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備。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工考試數

律製律呂工事編 卷之三  
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羣臣稱慶。又於內造樂章二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按隋文帝時。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遂毀秦漢大鐘。周景王之無射。於此并盡。又定制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以息物議。是唐時鐘磬之傳自隋者。已無復前古所遺。至肅宗時。更加磨刻。則又盡改舊制。卒之所定之樂。與漢律不符。而古制無存。後人更難考正。故知定新制而毀舊器。乃堅於自是。而盪滅古法。遺悞後人者也。

實應三年。代宗卽位。定元宗肅宗廟樂。

有司奏元宗廟樂。請奏廣運之舞。肅宗廟樂。請奏維新之舞。

代宗大歷十四年。德宗卽位。詔罷梨園。

樂之留者。悉隸太常。

定代宗廟樂。

有司奏代宗廟樂。奏保大之舞。

順宗永貞元年。定德宗廟樂。

有司奏德宗廟樂。奏文明之舞。

憲宗元和元年。定順宗廟樂。

有司奏順宗廟樂。奏大順之舞。  
十五年。穆宗卽位。定憲宗廟樂。

有司奏憲宗廟樂。奏象德之舞。

按穆宗廟樂。奏和寧之舞。敬宗廟樂。奏大鈞之舞。  
文宗廟樂。奏大成之舞。武宗廟樂。奏大定之舞。昭  
宗廟樂。作咸亨。宣宗懿宗僖宗廟舞號並闕。

唐書禮樂志。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  
而不擊。謂之啞鐘。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  
二律。高祖命與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  
二鐘皆用。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

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  
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迭爲綱紀。黃鐘之律管長九  
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  
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  
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由濁至清。爲一均。凡十二宮調。  
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爲尊。  
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  
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  
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  
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

惟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舊書音樂志。祖孝孫。依京房舊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餘日建律。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爲宮。旋宮之義。由斯著矣。

按唐志。隋但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皆徧扣。鐘無復虛懸者矣。然其爲用。仍復律呂雜糅。則是以絃定管。從絃命律。故陰陽各爲均之義不著也。

張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爲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

延陵得律一。因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懸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筭數。除鈔鐘輕重高印。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玉海分下有半字。凡四十八等。圖上口項之量。及徑衡之圍。乃命鑄鈔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宰相張濬為修奉樂懸使。求知音者。得處士蕭承

訓等。校石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諧。

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虞起北。鐘虞次之。南方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鈔鐘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敵於縣內。祝在右。敵在左。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嚮。磬虞在西。鐘虞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虞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

二虞。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虞。節鼓一。歌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

舊書音樂志。樂縣。庭廟以五綵雜飾。軒縣以朱。五郊則各從其方色。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若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

按舊志。縣間設祝。敵各一。祝於左。敵於右。新志謂祝在右。敵在左。今考徐景安樂書。謂祝在左。位於寅。敵在右。位於戌也。陳氏樂書。祝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敵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也。俱無祝右而敵左者。夫祝以作之。自宜在寅位。應春象而居左。敵以止之。自宜在戌位。應秋象而居

右。新志謂祝右而致左。似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舊皇后庭但設絲管。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鈔鐘。以鈔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革。

凡植者爲篋。橫者爲虞。虞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虞。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虞。及隋平陳。得梁故事。遂用三十六虞。唐初因隋舊。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爲二十虞。至昭宗時。張濬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虞。而太廟

含元殿用三十六虞。濬以爲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虞。而鐘虞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虞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

按禮記龍篋。虞注。橫曰篋。植曰虞。詩虞業維樅。注同。舊志亦云。橫曰篋。豎曰虞。新志獨以植者爲篋。橫者爲虞。似亦傳寫之誤。

舊書音樂志。魏晉以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數。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梁武始用二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周建德中。復梁三

十六架。隋文省。煬帝又復之。唐初用三十六架。高宗時七十二架。武后遷都乃省之。昭宗時宗廟焚毀。權以少府監廳爲太廟。其庭甚狹。議者論縣樂之架不同。張濬奏議曰。臣伏惟儀禮宮縣之制。陳罇鐘十二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磬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宗廟殿庭。郊丘社稷皆用此制。周漢魏晉六朝並祇用二十架。隋氏平陳。檢梁故事。乃設三十六架。國初因之不改。高宗初成蓬萊宮。充庭七十二架。尋乃省之。則篋虞架數太多。本近於侈。止於二十架。正協禮經。兼今太廟中地位甚狹。樂架不可重沓鋪陳。請依周漢魏晉宋齊六代故事。用二十架。從之。

按張濬奏引六代樂縣之數。視舊志所臚舉者較爲畫一。新志謂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處。亦與濬合。但隋志云。晉及宋齊縣鐘磬皆十六架。設建鼓於四隅。則合建鼓始得爲二十架。而濬所議者。建鼓不在二十架之內。卽不得云依魏晉宋齊故事用二十架也。隋志。梁鐘磬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不聞有合成四十架之說。固知建鼓舊不合算。

而魏晉宋齊皆祇十六架。應以隋志與舊志爲準。如濬奏所云。魏晉六朝並用二十架。與新志隋以前二十處之說。皆未可憑矣。然隋志謂梁氏之初。樂緣齊舊。則梁武始亦用十六架。後增三十六架。舊志梁武始用二十六架之說。殊有不合。又隋志云。齊遵魏典。宮縣鐘磬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周六代樂成。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則舊志後魏周齊皆二十六架之說。俱不合矣。總之用二十架者。縱使合建鼓以符二十四氣之說。亦祇二十四架。不應有二十六架之數也。舊志云云。殆傳寫之

誤。徐景安樂書云。甲丙庚壬。設編鐘以應陽。乙丁辛癸。布編磬以應陰。陳十二鎛鐘。自子至亥。各當辰位之上。以應律節聲也。植建鼓於四隅。配乾艮巽坤之位。合二十四架。象二十四氣也。似爲近之。凡樂八音。唐獨宮縣與登歌鼓吹十二案樂器有數。餘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八音。一曰金。爲鎛鐘。爲編鐘。爲歌鐘。爲鎛。爲鏡。爲鐻。爲鐸。二曰石。爲大磬。爲編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壘。爲甬。大壘也。四曰革。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鼗。爲建鼓。爲鼗鼓。爲縣鼓。爲節鼓。爲拊。爲相。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

箏也。為阮咸。為筑。六曰木。為柷。為敔。為雅。為應。七曰匏。為笙。為竽。為巢。巢大笙也。為和。和。小笙也。八曰竹。為簫。為管。為篪。為笛。為春牘。此其樂器也。

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

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會要作二元和。二

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

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

十二曰承和。孝孫已卒。張文收以為十二和之制未

備。乃詔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呂。起居郎呂才叶

其聲音。樂曲遂備。自高宗以後。稍更其曲名。開元定

禮。始復遵用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

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

朝日。夕月。巡守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

上帝。皆以圜鐘為宮。二奏。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

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鐘為宮。

赤帝以函鐘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黑帝以南呂為

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

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

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為宮。

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黃鐘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各三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爲宮。於地祇。以應鐘爲宮。於宗廟。以圜鐘爲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山川。以函鐘爲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鐘爲宮。地祇之俎。以太簇爲宮。人鬼之俎。

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鐘爲宮。七曰太和。以爲行節。亦以黃鐘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卽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鐘之宮。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黃鐘爲宮。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日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

律均。十一日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日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芡。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舊書音樂志。孝孫制十二和樂。祭園丘以黃鐘為宮。方澤以林鐘為宮。宗廟以太簇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社稷。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

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及孝孫卒後。張文收言。郊禋用樂。事未周備。詔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定。於是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圓鐘夾鐘也為宮。黃鐘為角。太

簇為徵。姑洗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若地祇方丘。以函鐘林鐘也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

南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祫禘宗廟。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於上帝。黃鐘為宮。奏豫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

調。奏豫和順和永和之曲。明堂雩。以黃鐘爲宮。奏豫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舞。大饗讌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郊廟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樂。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皇帝大射。姑洗爲宮。奏騶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縣。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

通典。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曰祿和。王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之。曰豐和。享先農。則奏之。曰

宣和。孔宣父殿。齊太公廟。奏之。

按舊志。十二和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通典。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曲數互異。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衷。白袴。革帶。烏皮履。武舞左干右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皆二人。金錚二。輿者四人。奏者二人。執鏡二人。執拍在左。執雅在右。皆二人。夾導。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衷。金甲。豹文袴。烏皮鞞。執干戚夾導。

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之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之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禘祫遷廟之主合食。則舞亦如之。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服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

按化康卽治康。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鶩鶴。

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詞。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廷者。請相率以舞。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螭蛇帶。烏皮鞞。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舊志。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與新志人數小異。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會要正月十五日。奏之。按樂以八佾爲數。慶善樂用六十四人。破陣之數

倍之。自應從新志作百二十八人。然上元舞用百八十人。又似從百二十人加三之一。

又按太宗李靖問對。靖曰。臣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走。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者。帝曰。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陣樂。唯卿已曉其表矣。云云。此當時堂廉歡洽。隨興問答。後人紀之云爾。夫八陣六花。皆在其餘。握奇一語。安有兵容可以樂舞傳者哉。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簫笛歌鼓。列坐懸南。若舞。卽與宮懸合奏。其宴樂。二舞仍別設焉。

按破陣樂先有舞。而後命魏徵等撰歌。慶善樂先有歌。而後命呂才製舞。破陣之爲七德。改名於數年之後。慶善之爲九功。卽自製舞時定名。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上元三年。詔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而郊廟用治康凱安如故。儀鳳二年。韋萬石奏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遍。著於雅樂者二遍。慶善樂五十遍。著於雅樂者一遍。上元舞二十九遍。皆著於雅樂。

舊志。儀鳳二年十一月六日。韋萬石奏。今月六日奉勅。若懸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謹按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全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自未畢。令更加破陣樂。恐酌獻已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慶善上元三曲。並望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望久長安穩。從之。

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後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按舊志立部伎八。破陣慶善上元。與元宗所作光聖樂並列。卽新志於立部樂亦云。每享郊廟。則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用之。是二舞暫廢於武后時。唐室反正。依舊施用。非從此遂亡而此後皆用隋舞也。新志又云。咸通間。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旆。纔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四

樂制考七

唐二

梁

後唐

晉

後漢

後周

唐

燕樂。高祖卽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者。

按玉海會要舊志並云。貞觀十四年。張文收制景雲河清歌。曰。燕樂。然則隋未有燕樂。而禮畢列九部之末。太宗造景雲河清歌。而去禮畢明矣。新志謂高祖仍隋設九部樂。燕樂樂工舞人無變者。高宗卽位。文收爲景雲河清歌。皆差齟不齊。

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絃琴。擊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篪。方響。跋膝。皆

二。歌二人。吹葉一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  
舊志。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  
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  
國俗。亦世有新聲。後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  
獲南音。謂之清商樂。隋平陳。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  
樂。

按舊志清商樂器。有三絃琴。而無獨絃琴。亦無方  
響。跋膝。又云吹葉二人。俱與新志小異。又舊志巴  
渝舞。魏晉改其名。梁復號巴渝。隋文廢之。蓋至唐  
乃復令清商舞人并習之也。當江南之時。巾舞白

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二八。梁武省  
之。咸用八人而已。今工人平巾幘。緋袴褶。舞四人。  
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鬟髻。飾以金  
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按公  
莫巴渝。白紵。皆清商舞曲。巾舞。即公莫也。

西涼伎。有編鐘。編磬。皆一。彈箏。搗箏。卧箏篴。豎箏篴。  
琵琶。五絃。笙。簫。箏。篴。小箏。篴。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  
皆一。銅鈸。二。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

按舊志。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晉宋末。  
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有

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鞞。又舊志樂器。銅鈸一。蓋銅鈸兩合而成一器。故新志多作二。舊志多作一。又云編鐘今亡。

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威篋。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絃。貝。皆一。銅鈸二。舞者二人。舊志。天竺樂。工人阜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袿裳。行纏碧麻鞋。

按舊志。樂器無五絃。又云毛員鼓。都曇鼓。今亡。又按九部。有天竺而無扶南。扶南自列爲南蠻之樂。通典所載武德初奏九部樂。則有扶南而無天竺。與兩志互異。究其所以。蓋舊志云。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又云。扶南樂。隋世全用天竺樂。是天竺與扶南。原屬通融轉變。通典遂以扶南當天竺耳。然以天竺轉寫扶南。通典亦明載其說。故於隋帝九部。仍有天竺而無扶南。此與隋志合。而與唐初九部。又自相錯迕矣。

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箜篌。卧箜篌。豎箜篌。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桿。撥。畫國王形。又有五絃。義背笛。笙。葫蘆笙。簫。小感篋。桃皮感篋。腰鼓。齊鼓。檐鼓。龜頭鼓。鐵版。貝。大感篋。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舊志。高麗樂。工人紫綾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縮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極長其袖。烏皮鞞。雙雙竝立而舞。武太后時。尚二十五曲。今惟習一曲。衣服亦寢衰敗。失其本風。

按舊志樂器。無鳳首箜篌。五絃。葫蘆笙。龜頭鼓。鐵版。餘與新志同。每器皆一。新志獨於此部失載樂器及舞人之數。其曰胡旋舞。亦與舊志雙舞之說不同。舊志康國舞曰胡旋。然又不云立毬上也。

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感篋。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郎。

舊志。龜茲樂。工人阜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

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鞞。樂器有羯鼓。而無彈箏。侯提鼓。齊鼓。檐鼓。又云毛員鼓。今亡。

按此與立部伎太平樂五方師子舞相類。疑立部即採用此。白居易新樂府西涼伎。假面胡人假師子。亦其類也。

安國伎。有豎箏篴。琵琶。五絃。橫笛。簫。箎。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

舊志。安國樂。工人阜絲布頭巾。錦標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鞞。又云箏篴五絃。今亡。

按文獻通考。安國樂有雙箎。唐樂圖所傳也。新

舊志俱闕。

疏勒伎。有豎箏篴。琵琶。五絃。簫。橫笛。箎。答臘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

舊志。疏勒樂。工人阜絲布頭巾。白絲布袴。錦襟標。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

按舊志樂器無侯提鼓。

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

舊志。康國樂。工人阜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鞞。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按胡旋盛行於唐。中葉竟以兆亂。白居易新樂府  
胡旋女注。天寶末康居國獻之。其詞曰。天寶季年  
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  
最道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  
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日禮畢。太宗時  
命削去之。其後遂亡。

按禮畢出晉庾亮家。取其諡。號爲文康樂。詳見隋  
志。

及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箜篌。銅角一。琵琶。五絃。橫笛。  
簫。箏。篋。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二。工人布巾。袷  
袍。錦襟。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裏練襦。五色條  
帶。金銅耳璫。赤鞵。

舊志。高昌樂。舞者白襖。錦袖。赤皮鞵。赤皮帶。紅抹額。  
又云。箜篌。今亡。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一。  
自是初有十部樂。

太宗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杯曲。魏徵製樂社樂  
曲。虞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  
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

曲。四曲皆宮調也。

按文獻通考。唐朝五十五曲。以此四曲爲首。

高宗卽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爲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搗箏。筑。卧箜篌。大小箏。篌。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鳳篋。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鞞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鞞。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

樂舞四人。進德冠。紫袍。白袴。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

按舊志。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

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

管絃。爲諸樂之首。元會第一奏者是也。張文收傳

同。通典亦云。貞觀中。張文收製景雲河清歌。新志

獨以爲高宗時事。又按舊志所載樂器。玉磬二架。

無筑。箏。篌。有小無大。琵琶有大無小。無吹葉。簫大

小各一。銅鈸正和各一。無尺八。無毛員鼓。有搯鼓。

連鼓。鞞鼓。桴鼓。各一。無貝。

高宗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復失宮商。令有司修習。

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今以御白雪詩爲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羣臣所和詩十六韻。會要云。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爲送聲十六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於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

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絃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矣。

舊志。顯慶六年三月。上欲伐遼。於屯營教舞。召李義府。任雅相。許敬宗。許圜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休闍。上官儀等。赴洛城門觀樂。樂名一戎大定樂。賜觀樂者雜綵有差。

按通典云。大定樂。出自破陣樂。亦謂之八絃同軌樂。一云太宗平遼時作。一云高宗時造。二者不同。會要云。一戎大定樂。皆新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一云名戎衣大定。以象平遼之功。又云大定樂。亦謂之八絃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據志云。歌者和曰八絃同軌樂。猶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不過

節次排場。有此一語。遂以爲樂之別名耳。不可因此岐而二之也。練習現在用武之勢。懸擬將來平定之功。與功成而作樂以象之者。固自有間。又不可實指爲象平遼之功。因遂移屬之太宗也。文獻通考於樂歌。則以一戎大定樂與八絃同軌樂並列爲高宗朝所作七曲之二。於樂舞。又以大定舞與一戎大定舞並列爲二。亦徒襲舊聞。未加研覈矣。

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羌賓之曲以獻。按玉海引此作夷來賓。

調露二年。幸洛陽城南樓。宴羣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容制不傳。

舊志。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則天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詞。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爲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爲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

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氣寢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絲有琵琶。五絃箏篪箏。竹有箏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則附革而爲鞀。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

樂府雜錄。魏周兩代。樂器繁多。至唐減至三百。太宗時。排絲竹爲別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平聲羽七調。上聲角七調。去聲宮七調。入聲商七調。爲二十八調圖。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

按琴歷有蔡氏五弄。後漢書。蔡邕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上有幽居靈跡。每一曲製一弄。

三年曲成。

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晉車騎將軍沈充作也。團扇。晉王珉歌也。懊儂。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作也。丁都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隨王誕作也。

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詞皆訛失。十不傳其二。

舊志。清樂遭梁陳亡亂。所存蓋鮮。隋室已來。日益淪缺。武太后時。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鳳將雛。新志明之君。鐸舞。白鳩。白紵。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新志及懽聞。新志團扇。

懊懷長史都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栖烏夜  
飛估客楊伴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採桑春江花月  
夜新志玉樹後庭花堂堂泛龍舟等三十五曲明之

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

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

四十四曲存焉自長安武后已後朝廷不重古曲工

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惟明君楊伴驍壺春歌秋歌

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武

太后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

失與吳音轉遠劉貺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

歌工李郎子按通典云郎子北人聲調已失云學於

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通典作自清樂之

歌闕焉又聞清樂唯雅歌一曲詞典而音雅閱舊記

其詞信典漢有盤舞今隸散樂部中又有幡舞扇舞

並亡

蓋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諸曲

出於一時之作雖未純雅尚不至於淫放武后之禍

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

舊志長壽二年正月則天親享萬象神宮先是上自

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

舊志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按武后朝臣下所進。尚有聖主回鑿舞。文獻通考。唐大足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之樂府。舊志。景龍二年。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遷葬之日。特給鼓吹。官官亦準此。侍御史唐紹上諫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摛鼓曲。有靈夔吼。鵬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闈。準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準有團扇方扇。綵帷錦障之色。加至鼓吹。歷代未聞。又準令。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唯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爲儀。今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事非倫次。難爲定制。參詳義理。不可常行。請停前敕。各依常典。上不納。

按唐紹所陳。自是正論。然唐初有之。不得云歷代未聞也。舊書柴紹傳曰。平陽公主薨。將葬。詔加前

後部羽葆鼓吹。太常奏議。以禮婦人無鼓吹。高祖云。往者公主於司竹舉兵。以應義旗。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勲。公主功參佐命。非常婦人之所匹也。何得無鼓吹。遂特加之。以旌殊績。

按新書儀衛志。凡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鏡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總七十五曲。鼓吹部有摑鼓。大鼓。金鈺。小鼓。長鳴。中鳴。摑鼓。十曲。一驚雷震。二猛獸駭。三鷲鳥擊。四龍媒蹠。五靈夔吼。六鵬鸞爭。七壯士怒。八熊羆吼。九石墜崖。十波盪壑。按陳氏樂書。並各有詞。大鼓十五曲。嚴用三曲。一元麟合邏共詞無傳焉。

二元麟他固夜。三元麟跋至慮。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遊。二阿列乾。三破達析利純。按文獻通考作純。四

賀羽真。五鳴都路跋。六他勃鳴路跋。七相雷析追。通考作雷析槌。八元咳赤賴。九赤咳赤賴。十吐咳乞物真。

十一貪大許。通考作貪失利。十二賀粟胡真。小鼓九曲。一

漁陽。二鷄子。三警鼓。四三鳴。五合節。六覆參。七步鼓。八南陽會星。九單搖。皆以為嚴警。其一上馬用

之。長鳴一曲。三聲。一龍吟聲。二彪吼聲。三河聲。中

鳴一曲。三聲。一盪聲。二牙聲。三送聲。羽葆部十八

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

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

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險。通考作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

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

陣樂。按律書樂圖羽葆一部。五色十八曲。鑊吹部七曲。一破陣樂。二

上車。三行車。四向城。五平安。六歡樂。七太平。律書樂圖

鑊軍器也。其部四色七曲。各有詞也。大橫吹部。有節鼓二十四曲。一

悲風。二遊絃。三閒絃。明君。四吳明君。五古明君。六

長樂聲。七五調聲。八烏夜啼。九望鄉。十跨鞦。十一

閒君。十二瑟調。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

十六楚妃歎。十七霜鴻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聲。

二十辭漢。二十一對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

湘妃怨。二十四沈湘。小橫吹部。有角。笛。簫。笳。感栗。

桃皮感栗。六種。曲名失傳。

元宗為平王。有散樂一部。定韋后之難。頗有預謀者。

及即位。命寧王主藩邸樂。以亢太常。分兩朋。以角優

劣。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有

諧謔而賜金帛朱紫者。

舊志。散樂。歷代有之。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

按百官志。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開元二年。又

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都置左右

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爲教坊使。文獻通考。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內。開元後。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部樂。前代有讌樂。清樂。散樂。隸太常。後稍歸教坊。又云。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元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

龍池樂。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躡履。備用雅樂。唯無磬。

按通典。龍池樂。舞有七十二人。文獻通考。龍池舞。十有二人爲列。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工執蓮花以引舞。一奏而五疊。

聖壽樂。以女子衣五色繡襟而舞之。

舊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元宗讌設。酺會。御勤政樓。令宮女數百人舞聖壽樂。迴身換衣。作字如畫。

按舊志所云。則是高宗作聖壽樂。而元宗特潤飾。

之耳。新志乃誤以爲元宗作也。又按教坊記。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小破陣樂。舞者被甲胄。

舊志。破陣樂。元宗所造也。生於立部伎。舞四人。金甲胄。

光聖樂。舞者烏冠。畫衣。以作王迹所興。

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

按舊志。則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諸舞。尋以廢寢。則坐部立部之分。不自元宗始。但樂工進退。輕重倒置。實從此凌夷耳。白居易新樂府。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自註云。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樂可知矣。

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樂。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

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皆用大鼓。雜以龜茲其聲震厲。大定樂又加金鉦。慶善舞。頡用西涼樂。聲頗閑雅。

舊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八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綴毛爲之。人居其中。象其俯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

持繩者服飾作崑崙象。

餘樂見前。

安樂等八舞。聲樂皆立

奏之。樂府謂之立部伎。其餘總謂之坐部伎。

坐部伎六。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樂。唯龍池樂則否。

舊志。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畫衣冠。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采鳳冠。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

鳥象。今按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疑即此鳥也。漢書武帝紀。南越獻馴象能言鳥。註謂鳥為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北方常言鸚鵡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鸚鵡。能言者非鸚鵡也。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躡履。

其後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按霓裳羽衣。唐時名樂也。而舊志通典俱略。白居易歌頗傳梗概。其注尤詳。今節錄於此。其詞曰。案

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間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纓纍纍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

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擲彈吹聲邈迤。自注。凡法

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散序六奏未動衣。

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騷初入拍。

秋竹竿裂春冰坼。中序始有拍。亦各拍序。飄然轉旋迴雪輕。

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

欲生。四句皆霓裳舞之初態。烟蛾斂畧不勝態。風袖低昂如

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

節十二徧。跳珠撼玉何鏗錚。霓裳破凡十翔鸞舞

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畢皆聲拍促

也。一聲

帝方寢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元真道曲。

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

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縉製景雲九真

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又製商調君臣相遇

樂曲。

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

地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後有詔。道調法曲與胡

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州甘州伊州皆陷吐

蕃。

按白居易新樂府。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其詞曰。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餘慶。永徽之人舞

而詠。自注。永徽之時。有貞觀遺風。故高宗制一戎大定樂曲。法曲法曲舞霓

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自注。霓裳

於開元盛。於天寶也。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中

宗肅宗復鴻業。唐祚中興萬萬葉。自注。永隆元年。太常李嗣真善

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法曲。法曲合夷

堂堂之曲。再言者。唐祚再興之兆。歌夷聲邪。亂華聲和。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

犯宮闕。自注。法曲雖似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明皇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

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諸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異之。明年冬。安祿山反。

又按文獻通考曰。西涼樂。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

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

所進也。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

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耶。以今考之。涼州曲由西

涼府進來。然後才人名媛。皆用其調。以作為歌詞

耳。馬端臨乃疑是貴妃製。而知運進之。非特拘泥

亦殊錯繆。蓋新舊兩書。並云知運卒於開元九年。

而楊妃於開元二十四年。始入宮也。

按山堂肆考。伊州商調曲。唐西涼節度蓋嘉運所

進也。其曲五首。前七言二絕。後五言三絕。入破五

首。前七言三絕。後五言二絕。商調乃無射。以凡字

殺。後入破。則無射羽林鐘也。各商角調。調借尺字

殺。謂之側商。故王建曰。側商調裏唱伊州。

又按夾漈鄭氏曰。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

之類。皆西地也。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

天竺康居之類。皆西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

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陳氏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爲西蕃蹈藉。境寢削矣。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名。庶幾古樂之發也。按鄭氏主聲音而言。陳氏主證應而言。故其說不同。然成周之時。未嘗不以夷樂參用於祭享之間也。跡明皇所以召釁稔禍者。自有其故。豈皆入破合奏致之乎。

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

按百官志。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樂三百八十二人。仗內散樂一千人。音聲人一萬二十七人。元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

按文獻通考。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分爲左右部。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傳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

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疊。奮首鼓尾。縱橫應節。每  
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  
廡引出舞之。其後明皇幸蜀。舞馬散在民間。祿山  
大頗心愛之。自是以數十匹置之范陽。後爲田承嗣  
所得。雜於戰馬。置之外棧。旣而軍中饗士。樂作。馬  
示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意  
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廡吏遽以爲怪。  
白承嗣答之。終斃於櫪下。由是觀之。山海經述海  
造外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穆天子傳有  
車馬舞之舞。亦信有之矣。

後賜宴設醮會。勤政樓。其日未明。金吾引駕騎北衙  
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後繡袍。太常卿引雅樂。  
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閑廡使引戲馬。五坊  
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出帷中。擊雷  
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

舊志。元宗醮設醮會。卽御勤政樓。先一日。金吾引駕  
仗北衙四軍甲士。未明。陳仗。衛尉張設。光祿造食。候  
明。百僚朝侍中進中。嚴外辦。中官素疑是扇。天子開  
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僚常參供奉官。貴戚二  
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績如錦。樂工

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雞婁。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間以胡夷之伎。日旰。卽內閑廐引蹀馬三十匹。舞傾盃樂曲。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又令宮女數百人。自帷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若聖壽樂。則迴身換衣。作字如畫。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竟日而退。又舊志。元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借看樓觀望。夜

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卽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若繩戲竿木。詭異巧妙。固無其比。又舊志。漢世有槿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柶。謂之柶盤舞。梁謂之舞盤伎。梁有長躡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透飛梯之類也。高紐伎。蓋今之戲繩者是也。梁有獼猴撞伎。今有緣竿。又有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歌舞戲有代面。撥頭踏搖娘。窟礪子等戲。元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

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踏搖娘。生於隋末。隋末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爲愁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絃管。因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音也。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

千秋節者。元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爲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爲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堙。特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爲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爲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自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爲節。而德宗不立節。止於羣臣稱觴上壽而已。

按唐朝諸帝生日。多不立節者。舊史又往往不詳月日。然歷代無缺。今併錄焉。舊書本紀。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

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高宗以貞觀二年六月

生於東宮之麗正殿。中宗以顯慶元年十一月

宗有十月誕辰內殿宴羣臣效栢梁體聯句詩此云十一月互異乙丑。生於長安。

睿宗以龍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元肅代德四宗見前

順宗以上元二年正月。生於長安之東內。憲宗以

大歷十三年。生於長安之東內。穆宗以貞元十一

年七月。唐實錄穆宗七月六日降誕生於大明宮之別殿。敬宗

以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於東內之別殿。文宗以

元和四年十月十日。生。唐實錄文宗朝中書門下

是日盛陳宴樂羣臣詣延英門奉觴上壽州府置宴一日從之舊書文宗紀太和七年宰相路隋等

請十月十日為慶成節。賜羣臣宴於曲江。武宗以

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於東宮。舊書武宗紀中

日皇帝載誕之辰請以其日為慶陽節會昌二年

五月勅慶陽節百官率醪外別賜錢三百貫以備

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宣宗以元和五年六月二

十二日。生於大明宮。懿宗以太和七年十一月十

四日。生於藩邸。舊書懿宗紀咸通七年七月沙州

吐蕃女僖宗以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昭

宗以咸通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東內。類函有

會節哀帝以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於大內。又武

宗開成五年。按是時武宗即位未改元尚仍文宗年號二月勅。二月十

五日。元元皇帝降生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一日。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歷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

按文獻通考。方鼓八面。唐大歷中。司馬滔進廣平樂作。則廣平樂乃司馬滔所進也。然舊志又有樂器名太一者。云係司馬紹開元中進。其器正與樂名相合。而開元大歷年代不符。人名亦小異。未可臆斷。

凉州曲。本西凉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

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為調。帝因作中和樂舞。

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又令女伎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虞。琴瑟筑簫

箎箏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金蓮花以導。舞者三百人。階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

舊志。太和八年十月。宣太常寺。準雲韶樂舊用人數。令於本寺閱習進來者。至開成元年十月。教成。三年。武德司奉宣。索雲韶樂縣圖二軸進之。會要。雲韶樂章二十章。上雲自然真仙明聖難思平珠無爲有道。調元立政獻壽高明聞天儀鳳同和閑雅多稼金鏡。曲。太和八年十月。令太常閱習雲韶樂。樂成。獻諸梨園亭。帝按之會昌殿。開成元年十月。教成。太常卿李程進上。

按樂府雜錄。唐雲韶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舊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蘓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脩軍容凱歌入京師。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今古。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

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威栗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破陣樂應聖期兩曲。太常舊有詞。賀朝歡。君臣同慶樂。今撰補之。破陣樂。受律辭元首。相將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聖德期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忻耕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四海

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臣同慶樂。主聖開昌歷。臣忠奏大猷。君看偃革後。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廟門。工人等下馬。陳列於門外。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尙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凱樂畢。兵部尙書太常

卿退。樂工等並出旌門外訖。然後引俘馘入獻稱賀。如別儀。如俘囚引出方退。請宣付當司。編入新禮。仍令樂工教習。依奏。

按新書凱歌載儀衛志。而禮樂志反缺焉。今採舊志。列於文宗朝歌樂之次。

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宣宗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袞衣博帶。趨走俯仰。中於規矩。又有葱嶺西曲。

士女躑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咸通間。諸王多習音聲。倡優雜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旆。纔十人而已。蓋唐之盛時。樂曲所傳。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按唐制。臣下功高者。始得賜法曲女樂。而方鎮僭越。遂取朝廷大舞。如破陣樂者用之。若奉聖順聖等樂。本自列藩創制。則尤泰然用之無疑也。

周隋與北齊陳接壤。故歌舞雜有四方之樂。至唐。東

夷樂有高麗。百濟。北狄有鮮卑。吐谷渾。部落稽。南蠻有扶南。天竺。南詔。驃國。西戎有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凡十四國之樂。而八國之伎。列於十部樂。中宗時。百濟樂工人亡散。岐王爲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缺。舞者二人。紫大裋裙襦。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感栗。篳篥。歌而已。

北狄樂。皆馬上之聲。自漢後以爲鼓吹。亦軍中樂。馬上奏之。故隸鼓吹署。後魏樂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時。命工人朝夕歌之。周隋始與西涼樂雜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

容可汗。二曰吐谷渾。三曰部落稽。四曰鉅鹿公主。五曰白淨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餘詞多可汗之稱。蓋燕魏之際。鮮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貞觀中。將軍侯貴昌。并州人。世傳北歌。詔隸太樂。然譯者不能通。歲久不可辯矣。金吾所掌有大角。卽魏之簸邏迴。工人謂之角首。以備鼓吹。

舊志。魏樂府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曰可解者六。同新志。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詞。此卽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君皆呼爲可汗。吐谷渾

御製律呂正義 編 卷之四  
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詞虜音。竟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詞。似是姚萇時。歌詞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開元初。以問歌工長孫元忠。云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於侯將軍。名貴昌。并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天竺伎。能自斷手足。刺腸胃。高宗惡其驚俗。詔不令

入中國。

睿宗時。婆羅門國獻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鋸刀。俯身就鋒。歷臉下。復植於背。感栗者立腹上。終曲而不傷。又伏伸其手。二人躡之。周旋百轉。開元初。其樂猶與四夷樂同列。

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言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臯乃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鐘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

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鐘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鐘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德宗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

按新書驃國傳。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

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拊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

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遽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箏。篋。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篋。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箏。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鏡。金鐸。皆二。擗鼓。金鈺。皆四。鈺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擗鼓。四人爲列。舞者。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按南詔傳。佉苴帶也。亦作。畫皮鞞。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

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篋。拍板。皆八。大小箏。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鏡。金鐸。皆二。擗鼓。金鈺。皆四。鈺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擗鼓。四人爲列。舞者。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按南詔傳。佉苴帶也。亦作。畫皮鞞。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

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

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旣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皋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標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搥鼓。鐃。貝。大鼓。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

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篥。皆八。大小。觥。築。箏。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曳以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雲花鬘。執羽爲拜拊之節。以林鐘當地統。象歲功脩。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遠相爲用也。綵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

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鈺。搥。鐃。鐸。皆覆以綵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棲以鳳凰。鈺。棲孔雀。鐃。鐸。集以翔鷺。鈺。搥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鈺。搥。鐃。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斂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鈺。中植金

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日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為君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鐘。感策。小感策。竿。笙。塤。箎。搗箏。軋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緩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

又按唐自中興後。張樂多在麟德殿。舊書德宗紀。貞元三年四月庚午。御麟德殿。試定難樂曲。馬燧所獻。四年三月甲寅。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十四年二月戊午。御麟德殿。宴百僚。初奏破陣樂。

徧奏九部樂。十六年正月。閱奉聖樂。憲宗紀。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凡三日而罷。穆宗紀。長慶元年二月丙子。上觀雜伎樂於麟德殿。歡甚。

十七年。驃國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又圖其舞容樂器以獻。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聲曲不隸於有司。故無足采云。

按舊志驃國樂。貞元中。舊書德宗紀。作貞元十八年正月乙丑。白居易新樂府驃國樂注。貞元十七年來獻。其王來獻本國樂。凡一十二曲。要

作二十二曲。舊書驃國傳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與文獻通考俱作一十曲。

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會要。驃國在雲南西。按

國傳。驃在永昌南二千里。與天竺相近。故樂曲多演

釋氏詞云。每為曲。皆齊聲唱。文獻通考各以兩齊

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

新書驃國傳。雍羌遣弟。按舊書驃國傳亦作弟。與新

志同。白居易驃國樂篇。則云。雍羌之子舒難陀。又云。曲終王

子啟聖人。臣父願為唐外臣。悉利移城主舒難陀。據此則悉利移。城名。非人名也。人名舒難陀。白詩可

証。而舊書德宗紀云。驃國王遣使悉利移來朝。貢。驃

國傳亦云。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尋以悉利移為試太僕卿。獻其國樂。至成

都。韋臯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

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

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

茲部。周圍三寸。貫以韋。擊。應節。鉄板二。長三尺五

寸。博二寸五分。面平。皆有柄。係以韋。與鈴鈸皆飾條

紛。以花氎縷為藥。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

鳳首篋篋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

尺五寸。面飾虺皮。絃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

一項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長四尺。有四

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仰。肩如琴。廣七寸。腹濶八寸。

尾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弦。左右一十八柱。

其一面飾彩花。傅以虺皮爲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龍相向爲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師子。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爲首。軫上有花。象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爲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爲琴。作虺皮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斑竹爲之。不加飾。刻木爲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

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師子頭。以牙爲之。穴六。以應黃鐘商。脩五音七聲。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鐘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爲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鐘。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脩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

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唯騾國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銳。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騾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制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

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銳在下。穿匏達本。柄背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有十二。一曰佛印。騾云沒馱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騾云隴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騾云答都。美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騾云蘓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鬪羊勝。騾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强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騾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

定。騾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商。八曰甘蔗王。騾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騾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鷲。按此脫騾本名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騾云嚨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騾云扈那。謂時滌煩。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毼。朝霞為蔽膝。謂之穢襦。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鐶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

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騾國獻樂頌以獻。

按白居易新樂府。騾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其詞曰。騾國樂。騾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朝御紫庭。鼙纒不塞為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又曰。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貞元之民若未安。騾樂雖聞君

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驟樂不來君亦聖。驟樂驟  
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後梁

太祖開平二年。定南郊太廟之樂。

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  
奏慶順之曲。奠玉帛。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  
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  
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曲。亞獻。奏  
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立宗廟。定樂舞。

後唐樂舞。並用唐舊。無所更造。獨宗廟四室。別立其  
名。懿祖奏昭德之歌。舞昭德之舞。獻祖奏文明之歌。  
舞文明之舞。太祖奏應天之歌。舞應天之舞。昭宗奏  
永平之歌。舞永平之舞。各有登歌樂章一首。

按文獻通考。莊宗廟酌獻。奏武成之歌。舞武成之  
舞。明宗酌獻。奏雍熙之歌。舞雍熙之舞。亦各有登  
歌樂章一首。無明文可稽。今附載四室樂舞後。以  
備參訂。

又按莊宗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能度曲。汾晉之

俗歌其聲。謂之御製。別爲優名。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天子。嘗身與俳優雜戲于庭。紀于五代史。然非一朝之樂制。不敢編次于綱目中。也。

### 後晉

高祖天福四年。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案。

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坵。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蕤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又奏宮懸歌。

舞未全。請雜用九部教坊法曲。從之。

六年。太常卿崔悅定二舞朝會禮樂章成。

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帝詔崔悅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文武二舞。正冬朝會禮。及樂章。是年冬至。朝會崇元殿。行禮奏樂。帝大悅。賜悅金帛。

後主開運二年。廢二舞。

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從之。

五代史。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

白中單。白練蓋襜。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燾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襜。甲金飾。白練蓋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武功之曲。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及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殪露虞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按晉郊廟樂章。史志不錄。疑當時未暇論著也。惟大周正樂記。崔悅所造朝會十一曲。當時已被于樂府。而盧詹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雜舛。豈未嘗被于絃歌而然耶。

後漢

高祖天福十二年。改宗廟樂歌。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宗廟樂歌。撰次郊廟郊祀朝會等曲甚備。宗廟四室。太祖室奏至德之歌。文祖室奏

御製律呂正義 編 卷之四  
靈長之歌。舞靈長之舞。德祖室奏積善之歌。舞積善之舞。翼祖室奏顯仁之歌。舞顯仁之舞。顯祖室奏章慶之歌。舞章慶之舞。

按高祖廟有司奏觀德之歌。舞觀德之舞。至太祖室第有歌而無舞。豈傳聞有所缺佚耶。

文獻通考。張昭等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舞。又改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卽今二舞

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爲禋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今改爲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改爲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爲肅成之樂。皇帝臨軒奏太和。今改爲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爲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爲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爲展成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成和。今改

為允成之樂。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為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雍和。今改為駢成之樂。皇帝祭饗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胙奏壽和。今改為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為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降階。履行奏祓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已上四舞。十皇帝至正宴饗朝賀用樂次。二成雅樂各。

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公卿獻壽。奏壽成之曲。正冬。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皇帝與。奏政成之曲。正冬。羣臣會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

後周

太祖廣順元年。改樂舞。

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

御製律呂正義編卷之四  
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定宗廟樂舞。

信祖廟舞。肅雍之舞。僖祖廟舞。章德之舞。義祖廟舞。善慶之舞。慶祖廟舞。觀成之舞。

按太祖廟舞。明德之舞。世宗廟舞。定功之舞。年月無考。亦類記于此。

世宗顯德五年。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後唐莊宗起于朔野。所好不過北鄙鄭衛。先王雅樂。殆將掃地。後晉天福。始詔定樂章二舞。帝嘗觀樂縣。

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由是思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以考正之。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鐘律。作大周正樂。帝覽而善之。因命儼兼判太常事。

按周世宗詔竇儼考正雅樂。儼校鐘鼓箎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宮之法。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又承詔訂論歷代樂名。樂議。樂音。樂圖。樂章。樂器。樂曲。及裔樂之名。甚備。其末卷論叙云。詔編樂書。叙論譜記。凡八十四卷。象八十四調。新曲譜三十六卷。合前爲七十二帙。象期

之數。書八十四卷具存。曲譜惟有黃鐘大呂四卷。餘皆缺。

六年。命樞密使王朴定大樂。

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于外。心和于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于上。萬國化于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樂生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旣成。復能感入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

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罇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鐘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罇鐘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鐘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樂之廢缺無甚于今。今陛下武功旣著。垂意禮樂。以臣常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

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鐘之宮。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於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

文獻通考。周大祠郊廟。用樂凡十有四。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六變行。奏治順。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禋順。

初獻奏福順。飲福亞獻終獻同上。進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五祭。迎神奏肅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福順。送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武舞入。終獻上。奏善勝。徹及送神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文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和順。亞獻上。奏忠順。終獻上。奏感順。自飲祠祭。並不用樂。

按此處曲名祇有十順。尚有二順。不詳所用。且十曲亦與前十二順不同。

資治通鑑注。王朴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

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三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三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弦六尺

六寸八分設柱爲仲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上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

張昭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鐘。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絃。宣之于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

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于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于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

十四調，與律準相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更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吹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準以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石俱奏，七始之

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  
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  
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蓋音之所起。出  
自人心。變曠不能常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  
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王  
朴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遺音。考鄭譯寶常之七  
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忝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  
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  
于鐘簾。足洽簫韶。

按五代王朴。稱爲知音。然以律半爲清。如云黃鐘  
九寸。半之則爲清聲。倍之則爲緩聲。夫清聲與正  
聲。本同聲相應。而清濁分焉。故曰清。若律之半聲。  
能與正律爲同聲乎。至沈括筆談。謂十二律并清  
宮。當有十六聲。明全賜樂典序。又云。簫韶十六管。  
合鐘磬之懸同用。四清爲清角。夫曰十六聲。曰十  
六管。此亦稍知樂者。然一曰清宮。一曰清角。何耶。  
至俗樂相傳。有以十二律名。名四清者。如曰黃鐘  
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鐘清。而宋時笛色亦用之。如  
下凡曰黃鐘清。高凡曰大呂清。下五爲太簇清。高  
五爲夾鐘清之類。夫四清本五聲之清。而改爲律

名。固已非是。况下五高五。總一聲而清濁分焉。乃  
占二清聲。豈有此理。特因王朴之言清聲而并論  
之。

